

給克莉絲汀

嘿，親愛的克莉絲汀，當你正在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我想妳一定會感到唐突或疑惑，那是正常的，畢竟素昧平生的我們，其實不需要，也沒有必要有任何交集。

決定提筆寫下這封信給妳，是因為沒有設想過我們的交集點，會從共同認識的某某開始；我的高中學長，妳的男朋友，上週因為車禍意外過世了。對於不甚熟識的朋友，表達太多悼念可能會顯得矯揉造作；然而，我知道妳現在正在經歷我曾經承受過的苦痛，所以我鼓起勇氣，打算寫封信給妳。

生命必然經歷過許多崎嶇難行的過程，選擇書寫與記錄，才能在回望來路之時知道自己行走過多少艱辛，從多少痛楚中蛻變；所以我想對妳說起當初同樣經歷失去的我，除了墜落進遺憾無限擴張的黑洞，也試圖讓希望引領我逃離的那段過往。

彷彿昨日才在眼前上演，實際上卻已經過了七百多個日子；哥哥自殺身亡，是前年五月的事了。

嚴格來說，失去至親之人最難以面對的並不是悲傷發作的當下最大限度的承受值，而是在往後好長一段時光，所需要接受與釋懷，綿延不絕的遺憾；即便大部分的時光，依舊如同潺潺河水不止息的向前流動，而我也並非一直浸淫那種痛楚之中，但是，總會有突然不知道如何面對悲傷翻湧上來的時候。

是夜半翻閱朋友好意留在家裡的連載漫畫，被裝瘋賣傻的搞笑情節逗的仰頭大笑，卻會笑著笑著，被突如其來的悲傷襲擊，然後不自覺地落淚；或是午後跨上機車馳騁在鄉道，用安全帽面罩將自己與港都的風隔絕，好擁有一個可以痛哭失聲的環境。

從小到大，死亡之於我，一直都被歸類在遙不可及的事情，即便有機會碰上，至多也只是幾年才見過一次的遠親。我以為只要夠幸運，這些事情都會非常遙遠，那是生命時序流轉到最後才需要面對的事情。

於是這一天在還來不及消化某些預警般的徵象，並做出反應的情況下降臨，而對象竟然是相伴左右，一同成長的手足，前所未有的茫然與無助朝著全家人席捲而來；生活彷彿一首練習多時的曲子突然被打斷，卻找不著能夠重返旋律的間奏。我除了硬著頭皮封鎖情緒，將後事所有繁文縟節處理妥當，讓哥哥走得毫無罣礙之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東方家庭將自殺歸類於禁忌名詞中，不論何時何地，都令想法保守的長輩避之唯恐不及，更何況降臨在家中成員身上，父親與母親第一時間封鎖所有消息，不讓任何不熟識的親朋好友知道，深怕被流言蜚語攻擊，抑或被認定是平日善行累積不足才落得這般家門不幸的後果。

個性跟哥哥一樣倔降的我只在夜深人靜才允許悲傷轉換成眼淚，只有鬆軟的棉被圈出來的那一方空間我才允許自己軟弱；隔天起床依舊扮演堅強懂事的胞妹，代表遺族將許多程序處理完成。

克莉絲汀，不知道妳是不是跟我一樣厭惡身旁那些道貌岸然的長輩；他們總是說要節哀，因為往生者能夠感應到我們的捨不得，也會因此無法安心離開；可是，我卻只想抱抱妳，對妳說，哭出來吧。

是的，就哭出來吧，妳可以哭，妳是有資格擁有悲傷的，沒有誰能夠剝奪誰悲傷的權利。

母親在我哭泣的時候喝斥我不懂事；又在我顯露悲傷的時候指責我冷血，那時候我總在心底暗自忖度，就算忍住悲傷是為了讓哥哥去到更好的地方；可是，世界上真的有更好的地方存在嗎？

沒有哥哥的地方，我是怎麼也好不起來了。

克莉絲汀，妳也是這麼認為的嗎？

家醜不可外揚的沈重包袱馱在我身上，每當打開電腦想要在社交平台上寫些什麼，卻毫無選擇，只能拐彎抹角地以艱深難懂的詞彙、晦澀難解的氛圍層層包裹求救訊號，期盼摯友發現並承接我的痛楚，卻又害怕被陌生人當作笑話看待；我無法細數不同社交平台有多少藏在螢幕背後的眼睛會放大檢視我的所有言行，於是那些想念、忿忿不平、恐懼與酸楚，都只能桎梏在胸腔中。

《百日告別》說：「做七就是幫離開的人祈福，但比較像一直在提醒我們，他們真的

走了，給了一個期限，要我們放手。」

我忘不掉哥哥頭七法會結束那個夜晚，身形圓潤的女道士收起道袍和法器，雙手合十地對我們說：「，今日的程序都已經完成，算是功德圓滿。」

功德圓滿了嗎？可是，哥哥走了，我們還能夠被稱為圓滿嗎？

豎靈、頭七、入殮、百日、對年，傳統的喪葬儀式有許多日子都在給我們希望，好讓我們有機會對離開的人再說上幾句話，或者只是好好地道別。

可是我知道，死亡是確切存在於我和哥哥之間的，當我從面無表情的醫生手中接過死亡證明書起，這件事情就確切地成為永恆的事實。

從那一刻開始，記憶被俐落地剖成二等分，以此為界，過去許多唾手可得的日常，從此成為伸手不可及的星宿。

存在主義心理學者艾爾文·亞隆說：「我們每一個人以及我們所愛的人必然都會面臨死亡；我們終歸是孑然一身的孤獨；以及人生並無顯而易見的意義可言。」

如果我們的生命從誕生到終老都注定是孤獨，都注定薛西佛斯式的徒勞無功，那麼我們還需要害怕失去嗎？

以某種層面來說，我將自己變成村上春樹筆下一個關閉語言、關閉心，不透過任何方式採取悲哀的那種樣子。

如果非得要賦予悲傷具體的形象，那麼應該是海水的樣子吧；我能夠安心的將自己最脆弱的部分埋葬在這之中，以最溫柔的方式暫時死去。

當喪禮告一個段落，所有人重新回歸自己暫時棲息的城市和生活；克莉絲汀，想必妳也跟我一樣，將生活盡可能填塞的密不透風，好讓單純想念或悲傷的時間少之又少，一切都像一場夢境，令人懷疑這些歷程是否真的在自己生命中發生過。

彷彿將自己從某種困頓中救贖，試圖療傷復原的過程，我將自己熱烈投入許多活動與感興趣的事情，直到連屬於自己的那一丁點純粹都消耗殆盡，卻感覺不到遺憾；畢竟已經沒有什麼事好害怕的了。

最顯而易見的改變，除了自己變成極其纖細的個體，任何風吹草動都能使情緒掀起波瀾之外，不知道妳是否也養成想念的習慣？即便從前的自己不是會不斷回望來路的人，卻在經歷這一切之後，特別容易懷念起從前相處的枝微末節，散散步的溫馨，牽牽手的溫柔。

我時常在想，活著的人們之所以對離去的人保有許多想念，是不是因為我們迫切地渴望把那些如同熠熠星光的回憶，一點一點地揀拾、重新匯聚成流動的星河，承載我們繼續前行。

想念總會在夢醒時分從意識的裂罅滲入，構築成過分真實的場景，淚水濡濕的枕巾證明，想念並不是重蹈覆轍，而是源自於期盼回到某個時間點的渴望，於是以反覆投入與抽離的方式出現。

當身邊的朋友開始知道哥哥離開的事，總會拍拍我：「歲月會帶走悲傷，時光是治療傷痛最好的良藥。」

我知道朋友們皆是出自於善意，希望我能夠早一些脫離哀愁，但是，真的會有那麼一天，我會完全從那些夾雜在日子的悲傷中痊癒嗎？

即便手中握著選擇的權利，我卻由衷希望傷痕能夠伴隨著我繼續前行；至少下一次受傷的時候，我已經學會替自己治療，而不會軟弱地任憑恐懼將我攫住。

克莉絲汀，妳相信「永恆」嗎？這個懸念太過於巨大，以至於它的輪廓那麼模糊，我只能慢慢揣測，無法精確描繪形體；它像是黑暗王國裡青春鳥群企盼的光明與自由；也是莫梭不容許被旁人審判的靈魂，或是被栓在霍金的想像尚未開發的地帶；許多事物某種層面上都能夠代表永恆，唯獨在因為死亡而分離的這種永恆面前，成了微不足道的存在，只能任憑記憶的長流沖刷，成為逐漸淡忘的過去。

匆匆，其實就是生命最真實的樣子，沒有什麼事物是恆常存在的。

嘿，克莉絲汀，妳知道嗎，想念並不會打翻現狀，頻頻回頭的恐懼才會。

我何其感謝，自己有機會對妳傾訴這些，好讓妳明瞭，世界上仍然有人明白自己的感受；所以，不要害怕，就邁開大步向前走吧。

如果這封信能夠為妳構築起一片天空，那麼往後的風雨，也終將無所畏懼。